冷門絕學，熱門新聞

最近，「冷門絕學」成了熱門新聞。起因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成立了全國第一所「冷門絕學學院」，同時聯合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頂尖科教機構，組建了「全國冷門絕學聯盟」。

學院、聯盟的名稱，本身就很「冷門」，不同尋常，頗有點武俠小說裏武林秘籍的味道，也因此顯得很獨特、惹眼，引發了輿論關注。事實上，冷門絕學涉及的領域，對於絕大多數公眾來說，也的確「高冷」，包括甲骨學、簡帛學、突厥文、西夏文、契丹文、滿文、回鶻文、古藏文、古彝文、粟特文、于闐文、佉盧文等等，都屬於「不明覺厲」的級別。

這些冷門絕學，都是人類多樣化文明的寶貴財富，也是社科領域名副其實的「大熊貓」。其稀缺、偏僻、難度不言自明，因此面臨着學問後繼乏人、文脈瀕於斷絕的困境。「冷」與「絕」，正是其突出特點。

研究冷門絕學，不比那些「文化胭脂」「學術網紅」「工程快餐」，沒有捷徑可走，非要「板櫈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的精神不可，需要耐得住寂寞清冷。因為冷門絕學，從知識基礎、學問框架的構築，到資源材料的收集整理，沒有經年累月的反覆推敲和精心打磨，是難以一窺堂奧的。學術泰斗季羨林生前就深耕巴利文、梵文、吐火羅文等冷門絕學。「吐魯番學」，亦通過季羨林大力倡導與推動。背後都是幾十年光陰的辛苦付出，方達至大境界。

但冷門絕學，除了需要研究者「坐冷板櫈」的自覺，亦需要社會從資源共享平台、環境條件保障、人才成長通道、評價回報機制等方面，多給予些「熱支持」。如今，「冷門絕學學院」「冷門絕學聯盟」的成立，讓這些「冷門」，罕見地成為熱點。這開了一個好頭。

瓜　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參商不相見

在中國古代的星辰神話裏，有兩兄弟吵架，吵到連天上的星星也不能相見。

《左傳・昭公元年》記載，高辛氏有兩個兒子，哥哥叫閼伯，弟弟叫實沈。兩兄弟住在曠林，卻「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意思是他們不但相處不來，還天天拿起武器互相攻擊。

帝堯看不下去，便把哥哥閼伯遷到商丘，負責商星的祭祀，又把弟弟實沈遷到大夏，負責參星的祭祀。兩兄弟被分開，各自有了職責，也各自有了所屬的星辰。這是一個解決爭吵的方法，雖然談不上什麼兄友弟恭，至少暫時不必再打下去。

那麼，參星與商星是什麼？參宿是冬天夜空裏顯眼的星群，其中央三顆星，相當於西方獵戶座的腰帶。商星又稱大火星，通常指天蠍座那顆紅色的心宿二。由於兩者位於天球上相隔甚遠的位置，當參宿在冬夜升起，商星通常不在同一片夜空，而到了夏天，情況又倒過來。兩組星辰，真像被分到天南地北的兄弟。

有趣的是，古希臘人望着同一片天空，也編出一段分離的故事。傳說獵人奧利恩（Orion）武藝高強，卻過分自負，聲稱可以殺盡世上所有動物。大地女神蓋亞聞言，派出一隻巨大的毒蠍，把奧利恩螫死。後來，獵人與毒蠍都被安置在天上，成了獵戶座與天蠍座。當毒蠍升起，獵人便離去，彷彿至今仍在互相躲避。

中國傳說是兩兄弟不和，希臘神話是獵人與毒蠍結怨。兩個故事的人物與情節不同，卻用了相似的方法解釋天象：先看見兩組星辰難以同時出現，再想像它們有一段無法相處的恩怨。

後來，唐代杜甫在《贈衛八處士》寫道：「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他與老朋友久別重逢，感嘆人生聚少離多，彷彿參星與商星一般。但，杜甫的詩還未完。他接着寫：「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兩位朋友多年沒有見面，但這一晚終究再次同坐燈下。參商依然在天空此出彼沒，但人間的離別，也非永遠沒有重逢的可能。古人借星辰解釋分離，杜甫借同一片星空，寫出了相聚的可貴。

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手機為何難關

與友人聊起當今之世何可謂特立獨行，我說，不用手機，可算一條。為此，我倆把各自認識的人挨個想了一遍，沒找到一個不用手機的人。再上網一查，二〇二五年統計，每一百個中國人擁有的手機數為一百三十部，人手一機，已是不爭的事實。想當年，手機是作為通訊工具來到我們身邊的。但今天的手機，通訊功能反退居其次。不信，你劃開手機屏幕，滿屏花花綠綠的圖標，有幾個是用於通訊的？

據說，在陝西終南山的深處住着一些當代隱居者，但我想，即便從不與人通話、發信息的人，可能也是需要一部手機的。比如，用來查看天氣，或者，拍下樹色山景留給自己欣賞。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手機逐漸從與人交流的通訊工具變成了集納多種功能的生活終端，而這，是生活智能化的結果也是其推動力。

常在網上看到倡議，呼籲每天關閉手機兩個小時或更長的時間，也有建議每個月關閉一整天的。我曾試過幾次，都半途而廢，有時關不到五分鐘又着急忙慌打開了，定期執行更如天方夜譚。於是哀嘆，關手機，成了當下生活中幾乎最難過的「難關」。拿着手機的我們很像莫名怕黑的小孩，連睡覺都要開着燈，至於黑到底有什麼可怕的，卻難以說清。

那麼，手機為何難關呢？關了手機，別人找不到你，你也找不到別人，和外界的聯繫暫時中斷。而當「實時在線」被默認為理所應然，自我「失聯」不僅會引起親友的擔憂，還可能招來職場的責備。

但是，無法和別人聯繫，似乎又還不是手機難關最根本的原因。比如，深夜時分，按說已經沒有什麼和人聯繫的需求了，手機依然關不掉。一關機，馬上陷入渾身不得勁的狀態，手足無措，好像被蒙住了眼睛，捆住了手腳，塞住了嘴巴。如此看來，手機已經成了現代人的一個「器官」，而且還不是闌尾那樣想割就可以割掉的那種。

知見錄
谷中風
逢周一、三、五見報

「約」

前幾天路過荃灣西約體育館，抬頭看到建築物上的名字，心生疑惑：荃灣西我知道，「約」又是從哪裏冒出來的？再看英文，Tsuen Wan West Sports Centre，完全沒有「約」字，忍不住上網查了一番。

原來這個「約」字還真有點來歷。中國古代有所謂「鄉約」，最初帶有鄉民共同遵守規矩的意味，到了明清時期，也成為一些村落結盟與議事的組織形式。在香港新界，一個「約」可能由幾條村合成，村民共同商量墟市、祭祀、治安之類的事情。像沙頭角的慶春約，就由七條村組成，至今仍保留共同舉辦傳統活動的習慣。難怪這個字會讓我聯想到「約定」「約法三章」，那種大家商量好規矩、各自照着辦的味道，還真有幾分相通。

隨着時代變遷，「約」也從鄉村組織的名稱，逐漸變成地方分區的稱呼。香港以前有「四環九約」的說法，「約」在當時是人們劃分地方的方式。而「荃灣約」在清代就已經有了，後來荃灣還分過東約、中約、西約，市鎮不斷擴展，原有分區慢慢淡出日常，偏偏「西約」被體育館留了下來。查了查體育館的歷史，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由區域市政局籌劃，一九九七年四月六日啟用，至今已經快要三十年。

我不禁想像，當年要給這座體育館定名時，負責最後拍板的那個人究竟想過什麼？他完全可以像英文名稱那樣，叫它「荃灣西體育館」，沒有人會說錯。偏偏留下了一個「約」字。也許他熟悉這片地方的舊稱，也許只是沿用當時的地名，誰知道呢？但這一筆留下來，就讓今天路過的人，還有機會循着一塊招牌，摸到一點舊日村落的痕跡。

想到這裏，再看那塊招牌，忽然覺得香港很有趣。高樓和商場、地鐵和巴士，如此現代的城市，也會在不經意之間露出舊日的痕跡。有些留在祠堂，有些刻在石碑，還有些藏在我們每天經過的路牌和建築物名字裏。那個「約」字在那裏掛了多年，直到有一天我多看了一眼，才知道原來這條街上，還有一點往日的聲音。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邊城故事

演戲家族二〇〇一年首演的《邊城》，是香港其中一齣經典音樂劇，由陳敢權改編沈從文的同名小說，彭鎮南導演，鍾志榮負責作曲、作詞及音樂總監；首演後，該劇於二〇〇四年、二〇〇七年再三公演。雖然當時年紀小，錯過演出，幸好中英劇團跟北京鼓樓西戲劇聯手製作新版，由司徒慧焯執導，十月、十一月在香港首演，接着展開內地巡演。這次我沒有後知後覺，把握機會進場觀賞。

《邊城》故事發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湖南與四川交界的邊城小鎮，翠翠與擺渡的老船夫爺爺相依為命，過着簡單純樸的生活，後來被船總順順的兩個兒子天保和儺送同時愛上，陷入你愛她、她愛他的三角戀之中。我追着「魚蛋」袁浩楊的 Cast 來捧場，他飾演儺送，跟飾演翠翠和天保的李美葭與歐陽豐彥，表現稱職，袁浩楊經歷《大狀王》洗禮，台風更穩，更有自信；歐陽豐彥明顯是擅唱之人，雖然劇情使然，在戲中自嘲是隻不會唱歌的烏鴉；李美葭後生可畏，期待她更多演出，繼續進步。

《邊城》花招不少，又灑雨又偶戲（黃狗），又巫師又返場曲，聽得又睇得；部分歌曲悅耳動聽，其中一句歌詞：「銀河盡處有所宮殿」，十分洗腦。或許因為原著故事的留白與含蓄，戲中角色顯得有點「扭擰」不爽快，明明喜歡卻又不愛，在現代人眼中可能不太理解，但在那個不是自由戀愛的年代，得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不只翠翠周旋於天保和儺送之間，儺送也拒絕門當戶對的婚事，與哥哥公平競爭心愛之人，追求愛和理想，雖然最後悲劇收場，沒有哪對戀人有好結局，包括翠翠的父母。

不肯定新版跟原版有多少差異，但這二十多年來，香港有過不少好的音樂劇，觀眾看得多了，要求也高，未知對這個經典作品反應怎樣，而無論如何，當年飾演翠翠的林小寶的天籟之聲，只能叫人嚮往。

雜果賓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維梅爾《情書》明年亮相香港



▲維梅爾的《情書》明年將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日前宣布，將與荷蘭國家博物館於二〇二七年合辦荷蘭大師傑作特展，維梅爾的《情書》將首次在香港展出。維梅爾存世畫作只有三十多幅，能在香港見到其中一幅原作，已經很值得把這場展覽記下來。

《情書》畫於約一六六九至一六七〇年，只有四十四乘三十八點五厘米，卻很有電影裏固定鏡頭的味道。視線從昏暗的前景穿過門洞，落到另一間屋裏的兩個人身上：女子剛接過女僕遞來的信，抬頭望着對方。信裏究竟寫了什麼，畫家沒有告訴我們，人物的眼神卻讓人想接着看下去。

前景的昏暗並非隨意。維梅爾有意讓觀眾站在門外暗處往裏看，門柱、掃帚、散落的拖鞋都處在陰影中，光線集中在門洞之後的明亮內室，形成一種近乎窺視的視角。女子身上的黃色外套在暗調中格外醒目，而前景裏還有一把魯特琴或西特琴，琴與信、散落的琴譜一樣，在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中常被用來暗示愛情。

牆上的海景畫也可能藏着提示。荷蘭國家博物館解釋，十七世紀常用大海比喻愛情、用船比喻戀人。這封信的主題，或許就藏在那幅「畫中畫」裏。對觀眾而言，一幅小尺幅的室內畫，懸念不在情節，而在人物神情與背景細節的相互呼應。

同場還有倫勃朗傑作。館方稱，這次倫勃朗作品的展出數量，將是粵港澳大灣區歷來最多。整個展覽約有一百件藏品，涵蓋繪畫、船模、陶瓷、版畫等，也會呈現十七世紀荷蘭與中國之間的交流。

一幅小畫，懸念留了三百多年。門洞後面那封信到底寫了什麼，屆時入場，不妨自己看一看。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狗狗也愛看電視嗎

早上出門上班，回頭看一眼窩在沙發上的狗狗，不少飼主總有些不放心。於是，電視成了留給毛孩的另一種陪伴：播放自然紀錄片、動物影片，或乾脆訂閱專為犬類設計的頻道，希望熟悉的聲音與活動影像，能讓愛寵獨自落單在家的日子不至於太寂寞。

狗狗真的看得懂電視嗎？答案是肯定的，只是牠們眼中的世界與人類並不相同。

犬類屬於二色視覺，對藍色和黃色較為敏感，紅、綠色則不容易分辨。牠們也擅長捕捉移動中的物體，對畫面上奔跑的狗、飛翔的鳥，往往比靜止的風景更感興趣。這也是犬用頻道的專屬節目會針對犬類視覺與聽覺特性調整影像和聲音的原因。

不過，狗狗是否愛看電視，還得看個性。二〇二五年刊於《Scientific Reports》的研究，調查了四百五十三隻曾觀看電視的家犬，發現容易興奮的狗較常追隨熒幕上的移動物體，較膽怯或容易焦慮的狗則對汽車喇叭、門鈴等聲音反應更大。研究指出，狗狗觀看電視的平均時間約為十四分鐘，牠們不像人類一樣坐下來看完整個節目。

對某些狗而言，電視或許是一種精神刺激。熒幕上出現同類的身影，耳邊傳來熟悉的犬吠，牠們可能豎起耳朵、歪着頭，甚至走近電視尋找聲音來源。這些反應既有趣，也讓人重新認識毛孩的感知世界。

然而，電視終究只是輔助。若節目中的犬吠讓狗狗不停吠叫，或門鈴聲使牠焦躁不安，便不宜長時間播放。真正的陪伴，還是下班後那個熟悉的開門聲、主人蹲下來的擁抱，以及一起散步時的歡快腳步。

萌寵集
煒仔
逢周五見報

「籃球女神」

執筆當天的社交網絡，被一場明星籃球賽「洗版」。除了因為參加者包括不少樂壇人氣歌手外，還因為球技精湛又身材高挑的劉穎璇表現亮眼。很多人都知這名前港姐亞軍自小打籃球，但親眼看到她在球場上自信瀟灑與遊刃有餘的表現，加上健康的美態與甜美的笑容，讓現場觀眾及於網絡看到視頻的網民也頃刻心動，連比賽的室內籃球場也像因她的出現而充滿陽光。

現在許多所謂「美女」，她們在鏡頭前營造大同小異的貴婦人設，過着奢華精緻的生活，一眼可以看穿是精心打造的形象。那種所謂的美，刻板、單調、欠缺靈魂。故此，當看到一眾女星穿着正規的運動衣、束起長髮、妝容自然地出現在球賽場地，着實耳目一新。就如劉穎璇，沒有了出席大型綜藝節目的曳地晚裝、名貴首飾和高跟鞋，像極了一名紮着馬尾的大學生，但吸引程度可說跟她參選香港小姐當晚各有千秋，並沒因淡掃蛾眉及簡約穿搭而遜色。

外形及球技已經奪目，但劉穎璇的性格更是吸睛。其隊友身形嬌小，在球賽非常不利。劉穎璇一枝獨秀，卻不攬功。縱然許多時候搶球、進攻及防守都要她一人包辦，但在關鍵時刻總會盡力傳球給籃板前的隊友，讓她們得到投籃機會。即使隊友多次射失，劉穎璇也沒失望抱怨，反而再接再厲，盡量為隊友製造入球的機會。當時機恰當，她才會跳起落腕，輕而易舉射個「三分波」，利落得教人目不轉睛。劉穎璇於球賽的表現隨即在網絡瘋傳，不單獲得網民盛讚，許多人更稱她為「籃球女神」，確是實至名歸。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責任編輯：李兆桐